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三回 賣煙壺老王索詐 砸菜碗小旦撒嬌

話說魏聘才回來，書房中已吃過飯了，正在躊躇，想到外麵館子上去吃點心。走到賬房門口，忽見一個小廝，托著一個大方盤，內放一隻火鍋，兩盤菜，熱氣騰騰的送進去了。隨後見有管事的許順跟著進去，見了聘才，便問：「大爺用過飯沒有？」聘才道：「才從外頭送信回來的。」許順道：「既沒用飯，何不就請在帳房吃罷。」這許順夫婦是顏夫人陪房過來的，一切銀錢賬目皆其經手。聘才進了帳房，許順要讓聘才先吃，聘才不肯，拉他同坐了。吃過了飯，許順泡了一碗醃茶遞給聘才，說了一會閒話。

看壁上的掛鐘已到未初，偶然看見一個紫竹書架上有幾本殘書，順手取了兩本看時，卻是抄寫的曲本，無非是《牡丹亭》、《長生殿》上的幾枝曲子。又取一本薄薄的二三頁，卻是刻板的，題著《曲臺花選》。略翻一翻，像品題小旦的。再拿幾本看時，是不全的《綴白裘》。聘才道：「這兩本書是自己的麼？想來音律是講究的。」許順道：「那裡懂什麼音律，不知是那個爺們摺在這裡的。」聘才要借去看看，許順道：「只管拿去。」聘才袖了出來，到自己房裡，歪在炕上，取那本《花選》看了一會，記清了八個名氏。一面想道：「原來京裡有這樣好小旦，怪不得外省人說：『要看戲，京裡去。』」相公非但好，個個有絕技，且能精通文墨，真是名不虛傳。

這樣看起來，那琴官雖然生得天仙似的，只怕未必比得上這一班」。忽又轉念道：「這書上說的，也怕有些言過其實。

若論相貌，我看世界上未必賽得過琴官。」重新又將這八個人的光景逐一摹擬一番，又牢牢的記了一記。只見四兒跑進來說道：「同路來的葉先生找少爺說話，現在賬房裡。」聘才說：「這也奇了，他怎的到這裡來。」就將《花譜》在梳頭底下，帶上房門出來。

到了帳房，見葉茂林同著個白胖面生的人在那裡坐著，見聘才進來，都站起了，上前拉手問好。聘才道：「葉先生到此有何貴幹？」時茂林笑嘻嘻的道：「曉得尊駕在此，特來請安的。」聘才知道他是順口的話，便道：「我還沒有來奉拜，倒先勞你的駕過來。」又問：「那位貴姓？」葉茂林道：「這是我們大掌班金二爺，來請梅大人定戲的。」聘才待再問時，只見許順從上頭下來說道：「大人吩咐，既是正月初五以前都有人定下，初六七也使得，就是不許分包。」那金二道：「不分包這句話，卻不敢答應。正月裡的戲，不要說我們聯錦班，就是差不多的班子，那一天不分三包兩包。許二爺勞你駕，再回一聲罷。」許順道：「已經回過了，是這麼吩咐下來，再去回時，也是白碰釘子。要不然，到王大人那裡去商量罷。」金二道：「這日子呢？」許順道：「一發和王大人商量，不拘初六初七，定一天就是了。」葉茂林道：「到王大人宅子去回來，還要在此地經過。不如我在此等一等，你同許二爺去說結了，回來同走罷。」金二道：「也好。」便同許順去了。葉茂林即問聘才：「可曾看過京裡的戲？」聘才回說：「沒有。」茂林就說行頭怎樣新鮮，腳色怎樣齊全，小旦怎樣裝束好看，園子裡怎樣熱鬧，堂會戲怎樣排場，說得聘才分高興。問起同船的人來，知琴官在曹長慶處，現今患了幾天病，也漸漸好了。

琪官定於臘月初日上臺，其餘各自跟他師傅，也有在聯錦班的，也有過別班裡去的。聘才又問他的寓處，說在楊柳巷聯錦班總寓內。聘才道：「改日過來奉看。」茂林道：「這如何敢當，只好順便去逛逛。」說著許順已同了金二回來，已經說妥，定於正月初六日在姑蘇會館，不論分包不分包，只要點誰的戲，不短腳色就是了。許順上去回明，付了定銀各散。是晚子玉課期，未得與聘才閒談。

次日，聘才記著葉茂林的話，吃了早飯想去聽戲，叫四兒帶了錢，換了衣裳。因元茂在書房讀書，不好約他，獨自步行出門，不多路就到了戲園地方。這條街共有五個園子，一路車馬擠滿，甚是難走。遍看聯錦班的報子，今日沒有戲，遇著傳差，聘才心上不樂，只得再找別的班子。耳邊聽得一陣鑼鼓響，走過了幾家鋪面，見一個戲園寫著三樂園，是聯珠班。進去看時，見兩旁樓上樓下及中間池子裡，人都坐滿了，臺上也將近開戲；就有看座兒的上來招呼，引聘才到了上場門，靠牆一張桌子邊。聘才卻沒有帶著墊子，看座兒的拿了個墊子與他鋪了，送上茶壺、香火。不多一會開了戲。衝場戲是沒有什麼好看的。

望著那邊樓上，有一班像些京官模樣，背後站著許多跟班。又見戲房門口簾子裡，有幾個小旦，露著雪白的半個臉兒，望著那一起人笑，不一會，就攢三聚五的上去請安。遠遠看那些小旦時，也有斯文的，也有伶俐的，也有淘氣的。身上的衣裳卻極華美。有海龍、有狐腿，有水獺，有染貂，都是玉琢粉妝的腦袋，花嬌媚媚的神情。一會兒靠在人身邊，一會兒坐在人身旁，一會兒扶在人肩上，這些人說說笑笑，像是應接不暇光景，聘才已經看出了神。

又見一個閒空雅座內，來了一個人。這個人好個高大身材，一個青黑的臉，穿著銀針海龍裘，氣概軒昂，威風凜凜，年紀也不過三來歲。跟著三四個家人，也都穿得體面。自備了大錫茶壺、蓋碗、水煙袋等物，擺了一桌子，那人方才坐下。只見一群小旦蜂擁而至，把這一個大官座也擠得滿滿的了。見那人的神氣好不飛揚跋扈，顧盼自豪，叫家人買這樣，買那樣，茶果點心擺了無數，不好的摔得一地，還把那家人大罵。聘才聽得怪聲怪氣的，也不曉得他是那一處人。

正在看他們時，覺得自己身旁，又來了兩個人。回頭一看：

一個是胖子，一個生得黑瘦，有了微鬚，身上也穿得華麗，都是三來歲年紀，也有兩個小旦跟著說閒話。小廝鋪上坐褥，一齊擠著坐下。聘才聽他們說話，又看看那兩個相公，也覺得平常，不算什麼上好的。忽見那個熱鬧官座裡，有一個相公，望著這邊，少頃走了過來，對胖子與那一位都請了安。這張桌子連聘才已經是五個人，況兼那人生得肥胖，又占了好多地方，那相公來時已擠不進去。因見聘才同桌，只道是一起的人，便向聘才彎了彎腰。聘才是個知趣的人，忙把身子一挪，空出個坐兒。這相公便坐下了，即問了聘才的姓，聘才連忙答應，也要問他名氏，忽見那胖子扭轉手來，在那相公膀子上一把抓住。

那相公道：「你做什麼使這樣勁兒？」便側轉身向胖子坐了，一隻手搭在胖子肩上。那先坐的兩個相公，便跳將下去，捧著袖子走了。只聽得那胖子說道：「蓉官，怎麼兩三月不見你的影兒？你也總不進城來瞧我，好個紅相公。我前日在四香堂等你半天，你竟不來。是什麼緣故呢？」那蓉官臉上一紅，即一手拉著那胖子的手道：「三老爺今日有氣，前日四香堂叫我，我本要來的，實在騰不出這個空兒。天也遲了，一進城就出不得城。在你書房裡住，原很好，三奶奶也很疼我，就聽不得青姨奶奶罵小子，打丫頭，摔這樣，砸那樣，再和白姨奶奶打起架來，教你兩邊張羅不開。明兒早上，好曬我在書房裡，你躲著不出來了。」

蓉官沒有說完，把那胖子笑得眼皮裹著眼睛，沒了縫，把蓉官嘴上一擰，罵道：「好個貧嘴的小公兒。這是偶然的事情，那裡是常打架嗎。」聘才聽得這話，說得尖酸有趣。一面細看他的相貌，也分可愛，年紀不過五六歲，一個瓜子臉兒，秀眉橫黛，美目流波，兩腮露著酒凹，耳上穿著一隻小金環，衣裳華美，香氣襲人。這蓉官瞅著那胖子說道：「三老爺你好冤，人說你常在全福班聽戲，花了三千吊錢，替小福出師。你瞧瞧小福在對面樓上，他竟不過來呢。」那胖子道：「那裡來這些話，小福我才見過一兩面，誰說替他出師。你盡造謠言。」蓉官道：「倒不是我造謠言，有人說的。」蓉官又對那人道：「大老爺是不愛聽崑腔的，愛聽高腔雜耍兒。」那人道：「不是我不愛聽，我實在不懂，不曉得唱些什麼。高腔倒有滋味兒，不然倒是梆子腔，還聽得清楚。」聘才一面聽著，一面看戲。

第三齣是《南浦》，很熟的曲文，用腳在板凳上踏了兩板，就倒了一杯茶，一手擎著慢慢的喝。可巧那胖子要下來走動，把手向蓉官肩上一扶，蓉官身子一晃，碰著了聘才的膀子，茶碗一側，淋漓瀉瀉把聘才的袍子潑濕了一大塊。那胖子同蓉官，著實過意不去，陪了不是，聘才倒不好意思，笑道：「這有什麼要緊，乾一乾就好了。」說著自己將手巾拭了。

又聽了一回戲，只見一個老頭子彎著腰，頸脖子上長著灰包似的一個大氣瘤，手內托著一個小黃漆木盤，盤內盛著那許多玉器，

還有些各樣顏色的東西，口裡輕輕的道：「買點玉器兒，瞧瞧玉器兒。」從人叢裡走近聘才身邊，一手捏著一個黃色鼻煙壺，對著聘才道：「買鼻煙壺兒。」聘才見這壺顏色甚好，接過來看了一眼，問要多少錢。那賣玉器的道：「這琥珀壺兒是舊的，老爺要，拿去就結了。人家要，是□二兩銀，一釐不能少的。你能算□兩銀就是了。」聘才只道這壺兒不過數百文，今聽他討價，連忙送還。那賣玉器的便不肯接，道：「老爺既問價，必得還個價兒，你能瞧這壺兒又舊，膛兒又大，拿在手裡又暖又不沉，很配你能使。你能總得還個價兒。」聘才沒法，只得隨口說道：「給你二兩銀子。」賣玉器的便把壺接了過去，說太少，買假的還不能。停一會又說：「罷了，今日第一回開張，老爺成心買，算六兩銀。」聘才搖著頭說：「不要。」那賣玉器的歎口氣道：「如今買賣也難做，南邊老爺們也精明，你瞧這個琥珀壺兒賣二兩銀。算了，底下你能常照顧我就有了。」說著又把壺兒送過來。聘才身邊沒有帶銀子，因他討價是□兩，故意只還二兩，是打算他必不肯賣的，誰知還價便賣，一時又縮不轉來，只得呆呆的看戲，不理他，然臉已紅了。

那賣玉器的本是個老奸臣猾，知是南邊人初進京的光景，便索性放起刁來道：「我賣了四□多年的玉器，走了幾□個戲園子，從沒有見還了價，重說不要的。老爺那裡不多使二兩銀，別這麼著。」靠緊了聘才，把壺兒捏著。聘才沒奈何，只得直說道：「今日實在沒有帶銀子，明日帶了銀子來取你的罷。」那賣玉器的那裡肯信道：「老爺沒有銀子，就使票子。」聘才道：「連票子也沒有。」賣玉器的道：「我跟老爺府上去領。」聘才道：「我住得遠。」賣玉器的只當不聽見，仍捏著壺兒緊靠著聘才。那時臺上換了二簧戲，一個小旦才出場，尚未開口，就有一个人喊起好來，於是樓上樓下，幾□個人同聲一喊，倒像救火似的。聘才嚇了一跳，身子一動，碰了那賣玉器的，手，只聽得撲托一響，把個松香煙壺，砸了好幾塊。聘才吃了一驚，發怔起來，那賣玉器的倒不慌不忙慢慢的將碎壺兒撿起，擱在聘才身邊道：「這位爺鬧脾氣，整的不要要碎的。如今索性拉交情，整的是六兩銀，碎的算六兩大錢，□二兩京錢。」聘才便生起氣來道：「你這人好不講理，方才說二兩，怎麼如今又要六兩，你不是訛我麼？」旁邊那些聽戲的，都替聘才不平。

聘才待要發作，只見那個胖子伸過手來，將那賣玉器的一扯，就指著他說道：「老王，你別要這麼著。」聘才連忙招呼，那胖子倒真動了氣，又道：「老王，你別要混攪。怎麼拿個松香壺兒不值一百錢，賺人二兩銀。砸碎了就要六兩。你瞧他南邊人老實，不懂你那攪勁兒，你就攪開了。我姓富的在這裡，你不能。」那賣玉器的見了他，就不敢強，道：「三爺，你能怎麼說，怎麼好。」那胖子就叫跟班的給他四百錢，賣玉器的尚要爭論，那一位也說道：「富三爺那裡不照應你，這點事你就這麼著。況且富三爺是為朋友的，下次瞧瞧有好玉器，他們多照顧你一點就夠了。」蓉官接口道：「這老頭子好討人嫌：彎著腰，托著那浪盤子，天天在人空裡擠來擠去，一點好東西都沒有。誰要買，德古齋還少嗎？」賣玉器的只得忍氣吞聲，拿了碎煙壺走了出去，嘴裡咕嚕道：「鬧揚氣，充朋友，照顧我也配？有錢盡鬧相公。」又擠到別處去了。聘才心裡甚是感激，連忙拉著富三的手道：「小弟粗鹵，倒累三爺生氣。」又向那人也拉了手，就叫四兒拿出二百大錢來，雙手送上。富三笑道：「這算什麼。」接過來，遞與聘才的四兒道：「算我收了，給你罷。」四兒不敢接，聘才又笑道：「斷不敢要三爺破鈔，還請收了。」又將錢交與富三的家人，富三接過來，望桌上一扔道：「你太酸了！幾個錢什麼要緊，推來推去的推不了。」聘才只得叫四兒收了，叫他請了安，謝了賞。聘才已聽得人叫他富三爺，自然姓富了，便問那一位的姓，是姓貴、名字叫芬，現在部裡做個七品小京官。這富三爺叫富倫，是二品廕生，現做戶部主事。一一領教過了。

富、貴二人也問了聘才的姓，又問了他是那一處人，現在當什麼差？聘才道：「小弟是江寧府人，才到京，尚未謀幹什麼。此時寓在鳴珂坊梅世伯梅大人處。」富三道：「江寧是個好地方，我小時候跟著我們老爺子到過江寧。那時我們老爺子做江寧藩司，我才□二歲，後來升了廣東巡撫。你方才說鳴珂坊的梅大人，他也在廣東做過學差，與我們老爺子很相好。以後大家都回了京，我們老爺子做了侍郎，不上一年，就不在了。」

我是沒有念過書，不配同這些老先生們往來，所以這好幾年不走動了。聞得他家玉哥兒很聰明，人也生得好，年紀也有□六七歲了，不知娶過媳婦兒沒有？」聘才一一回答了，又與貴大爺寒暄一番。聘才已知富三是個熱心腸，多情多義的人；那個貴大爺卻是個謹慎小心，安分守己的一路。當下三人，倒閒談了好一會。蓉官又到對面樓上去了，聘才望著他，又去與那黑臉大漢講話。

又見那個賣玉器的擠上樓去，捏著些零碎玉件，到那些相公身邊，混了一陣，只管兜搭，總要賣成一樣才去的光景。那個黑大漢好不厭他，便吆喝了一聲。那賣玉器的尚不肯走，嘴裡倒還講了一句什麼。那個黑大漢聽了大怒，便命家人□他出去。眾家人聽不得一聲，將他亂推亂攆，那個老頭子見勢頭不好，便也不敢撒賴，腰駝背曲的，一步步走出來。又要照應了盤內東西，當啷啷的把些料壺兒、料嘴子砸了好些，彎了腰撿了一樣，盤裡倒又落下兩樣，心裡想拚著這條老命訛他一訛，看看那位老爺的相貌，先就害怕，更非富三爺可比，只得含著眼淚一步步的走下樓來。下了樓，才一路罵齣戲園，看得那些相公個個大笑，都探出身子看他出了戲園，才住了笑。這邊富三看了，也拍手稱快，聘才更樂得了不得。但不知這個人，是個什麼闊人，少頃等蓉官來問他。只見那黑大漢已起身，帶了四個相公，昂昂然大踏步的出去了。那些沒有帶去的相公，又分頭各去找人。

不一刻，蓉官又過來坐下，富三笑道：「空巴結他，也不帶你去，磨了半天，一頓飯都磨不出來。」蓉官點著頭道：「不錯，我磨他。他叫我，我也不去。這位老爺子不是好相交的。」

富三道：「這人是那裡人，姓什麼？」蓉官道：「是廣東人，我只聽得人都稱他奚大老爺，我也是才認識他。且他也到京未久，他就待春蘭待得好。今日春蘭身上穿那件玄狐腿子的，是奚大老爺身上脫下來，現叫毛毛匠改小的。」說罷即湊著富三耳邊問了一句，富三道：「怎麼你今日又有空兒？」蓉官笑嘻嘻的兩手搭著富三的肩，把他揉了揉。

富三見聘才人品活動，又係梅氏世誼，便道：「魏大哥，今日這戲沒有聽頭，咱們找個地方喝一鍾去罷？」聘才見富三是個慷慨爽快的人，便有心要拉攏他，說道：「今日幸會，但先要說明賞兄弟的臉作個東。」富三笑道：「使得。」就在靴革幼裡拿出個靴頁子來，取一張錢票，交與他跟班給看座兒的，連這位老爺的戲錢也在裡頭。聘才又再三謝了。於是帶了蓉官，一同出來。

他們是有車來的，聘才搭了蓉官的車，四兒也跨了車沿，跟免坐了車尾。

聘才在車裡隨口的說笑，哄得蓉官□分歡喜，又贊他的相貌，要算京城第一。

說說笑笑已到了一個館子，一同進去，揀了雅座坐了。走堂的上來，張羅點了菜，蓉官斟了酒。只聽得隔壁燕語鶯聲，甚為熱鬧。蓉官從板縫裡望時，就是那個奚大老爺帶了春蘭，還有三個相公在那裡。聘才問富三道：「老太爺的諱，上下是那兩個字？」

富三不解所問，倒是貴太爺明白，即對富三說道：「他問大叔官名是叫什麼？」富三道：「你問我們老爺的名字麼，我們老爺叫富安世。」聘才即站起身來道：「怪不得了，三爺是個大賢人之後。你們老大人，在我們南京地方已成了神。三年前，地方上百姓，共捐了幾千銀子，造了一個名宦祠，供了老大人的牌位。還有一位是江寧府某大老爺。這老大人生前愛民是不用說了，到歸天之後，還戀著南京百姓，遇著瘟疫、蝗蟲、水、旱等災，常常的顯聖，有求必應，靈驗得很，只怕督撫就要奏請加封的。那些百姓感戴到一萬分，願老大人的世世子孫，位極人臣，封侯拜相，這也是一定的理。今看三爺這般心地，那樣品貌，將來也必要做到一品的。」幾句話把富三恭惟得□分快樂，倒回答不上來。

貴大爺道：「這個話倒也可信。大叔在江南年數本久，自知府升到藩司，也有□幾年，自然戀著那地方上了。」富三道：「我們老爺在江寧□六年，自知府到藩司，沒有出過省，真與南京人有緣。我是生在江寧府衙門裡的，所以我會說幾句南京話。」聘才又將貴大爺恭惟一番。貴大爺道：「我這個功名是看得見的，要升官也難得個揀選，不是同知，就是通判，並無他途。」聘才道：「將來總不止於同、通的。」蓉官笑道：「你瞧我將來怎樣？」聘才笑道：「你將來是要到月宮裡去，會成仙呢。」富三、貴大皆笑，蓉官罰了聘才一杯酒道：「你此時倒會說話，為什麼見了那個賣玉器的，就說不出來？」聘才笑道：「今日幸遇見了三爺、大爺，不然我真被他纏不清了。」富三道：「這種人是怕硬欺軟，你越與他說好話，他越不依的。你不見樓上那個人將他轟出來，砸

掉了許多東西，他何曾敢說一聲。不過，咱們不肯做這樣霸道事，叫苦人吃虧。其實，四百錢還是多給的。他那個料壺兒，准不值一百錢。」聘才又贊了幾聲仁厚待人，必有厚福。

蓉官道：「那奚老爺的爺們，好不利害，將這老王推推搡搡的，我怕跌了他，把他那浪盤子的臭雜碎全砸了，不絕了他的命？倒幸虧沒有砸掉多少，只砸了兩個料嘴子，一個料煙壺。有一個爺們更惡，在他脖子那個灰包上一擗叉，那老王噎了一口氣，兩個白眼珠一翻，好不怕人。這個奚大老爺的性子也太暴，適或才又死了他，也要償命的。」蓉官說到此，只聽得隔壁雅座裡鬧起來，聽得一人罵道：「雞巴攘的，又裝腔做作了。」蓉官低低的說道：「不好了，那位奚大老爺又翻了，不知罵誰？」便到板壁縫裡去望他們。這邊聘才與富三、貴大都靜悄悄的聽，聽得一個相公說道：「你倒開口就罵人。好便宜的雞巴，做起菜來，你口裡還吃不盡呢。」聽得那人又罵道：「我最恨那裝腔做作的，一天一個樣子。」又聽得那相公說道：「就算我裝腔做作了，你也不能打死了我。」又聽得那人罵道：「我倒不打死你，我想攘死你。」聽得噹啷一聲，砸了一個酒杯。那人又說道：「這聲音響得小，要砸砸大的。」聽得那相公說道：「你愛聽響的。」便又一聲響，砸破了一個大碗。那人道：「你會砸，我不會砸？」也砸了一個。那相公道：「你愛砸，誰又攔你不砸。」便接連叮叮噹噹砸了好幾個。那人怒極了，說道：「你真砸得好。」便索性把桌子一掀，這一響更響得有趣。那三個相公一個已唬跑了，兩個死命的解勸，口中不住的大老爺、乾爹、乾爸爸的求他不要生氣。那個砸碗的相公也跑到院子裡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掌櫃的、走堂的一齊進來勸解，都不敢說一句話。盡陪著笑臉，大老爺長，大老爺短。

那掌櫃的又去安慰那相公，嘻嘻的笑說道：「春蘭做什麼與大老爺這麼嘔氣，你瞧嶄新的玄狐腿於灑了油了，快拿燒酒來擦。」就有伙計們拿了燒酒，掌櫃的替他抹乾淨了。一面把那位奚老爺請了出來，另到一間屋子坐了，拉了那相公上前，勸他陪個不是。那相公只管哭，不肯陪禮，那姓奚的，見掌櫃的如此張羅，也有些過意不去，說道：「倒吵鬧了你們。這孩子一天強似一天，令人生氣。」那掌櫃的倒代這相公請安作揖的在那裡做花臉，那性奚的氣也平了，那相公也住了哭。

掌櫃的又將那三個相公也找了進來，吩咐伙計們照樣辦菜，拿上好的碗盞，與大老爺消氣和事。掌櫃的又說那走堂的道：「老三，你不會伺候。這砸碗的聲音，是最好聽的。你應該拿頂細料的磁碗出來，那就砸得又清又脆，也叫大老爺樂一樂。這半粗半細的磁器，砸起來聲音也帶些笨濁。你瞧大老爺當賞你五□弔，也只賞你四□弔了。」說得眾伙計哈哈大笑，一面去掃地抹桌子。這一地的菜，已經有四條大狗進去吃得差不多了。

大家搶吃，便在屋裡亂咬起來，四條大狗打在一處。眾伙計七手八腳，拿了棍子、掃帚趕開了狗，然後收拾。

你道這掌櫃的，為什麼巴結這個姓奚的。他知道這個姓奚的，是廣東大富翁，又是闊少爺，現帶了□幾萬銀子進京，要捐個大官。已到了一月有餘。

差不多天上他的館子，已賺了他正千吊錢了。這一桌菜連碗開起帳來，總要虛開五六倍。應五□弔，大約總開三百弔。

那位姓奚的最喜喝這杯快樂酒，你再開多些，他也照數全給，斷不肯短少。這是海南大紈袴，到京裡來想鬧點聲名，做個冤桶的。此時只曉得他排行是□一，就稱呼他為奚□一。那個砸碗的相公，就是蓉官說的春蘭了。

富三與聘才、貴大都在門口看了一會進來。蓉官吐了吐舌，說道：「好不怕人！這才算個標子。」富三笑道：「這種標也標得無趣，但不知為什麼事鬧起來？」蓉官道：「這位奚大老爺的下作脾氣，是講不出來的。」於是富三與聘才、貴大豁了一會拳，此時天氣尚短，他們也要進城。貴大爺先搶會帳，聘才又要作東，富三爺道：「都不要搶，這一點小東，讓我富老三做了罷。明日就吃你，後日再吃他。」大家只得讓富三爺會了帳。富三、貴大得了。聘才一番恭惟，心裡著實喜歡。聘才又問了兩人的住處，說明日要來請安。富三道：「我住在東城金牌樓路西，茶葉鋪對門。」指著貴大爺道：「他就在茶葉鋪間壁，門上都是戶部封條。明日如果來，我們就在家裡等候。」

聘才說：「一定來的，咱們從此訂交。只是我是個白身人。

仰扳不上。」富三、貴大同說：「罰你！咱們哥兒們論什麼，你不嫌我們粗鹵就是了。」富三賞了蓉官八吊錢，跟免兩吊錢。蓉官謝了賞，辭了貴大爺與聘才先去了。

此時日已西沉，富、貴兩人急急的趕城，聘才送了他們上車，同著四兒慢慢步行而歸。到家時點了燈了，子玉、元茂都在書房夜課。聘才換了衣裳，趿著鞋，喝了幾杯茶，坐了一回。

少停，子玉、元茂出來，同到聘才房裡。

只見聘才解下腰間的襠包，一隻手揣在懷裡，剩著一隻空袖子悠悠蕩蕩的，在房裡走來走去轉圈兒。見了子玉、元茂進來，便嘻嘻的笑。元茂道：「今日什麼事，到此刻才回？」又湊到他腦上一看道：「酒氣醞醞，一定是葉茂林請你的，可曾見那些小孩子麼？」聘才道：「我沒有去找葉茂林，我倒聽了聯珠班的戲。那班裡的相公，足有五六□個，都是生得很好的。遇見一個相好，是從前南京藩臺的少爺，與我們也有世誼。

他請我吃飯，叫了個相公，也是上等的。」子玉道：「大哥，你前日說那琴官脾氣不好，又愛哭，是怎樣脾氣？」聘才道：

「那琴官的脾氣是少有的，大約托生時，閻羅王把塊水晶放在他心裡，又硬又冷，絕沒有一點憐憫人的心腸。這個人與他講情字，是不必題了。

我因為他腦袋生得好，生了一片憐香惜玉之心，奴才似的巴結他，非但不能引他笑一笑，倒幾次惹得他哭起來，這個脾氣教人怎樣說得出來？總而言之，他眼睛裡沒有瞧得起的人就是了。」子玉想道：「果然有這樣脾氣，這人就是上上人物，是□全的了。」便呆呆思想起來。便又轉念道：「人海中庸耳俗目，都喜譎媚逢迎，只怕這清高自愛的佳人，必遭白眼。除非有幾個正人君子，同心協力提拔他，使奸邪輩不得覬覦，然後可以成就他這錚錚有聲，皎皎自潔。使若輩中出個奇人，倒也是古今少有的。」子玉想到此，這條心有些像柳花將落，隨風脫去，搖曳到琴官身上了。忽見李元茂把風門一開，說道：

「了不得了。」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